擇執録

BJ
1548
W314
1673
V.3

擇執錄卷之九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田產類 恤鄰附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窘蹙。故意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

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曾文恪公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麽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麽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罄智畢力勞勞役役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 愚得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胸中何如寬泰 許氏家藏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

家群起而報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
戒哉 王陽明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余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砍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信矣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愛護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方好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所手植者恣意妄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大焉戒之戒之 愚得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白居易詩云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唐子鶻鄰居詩巷僻隣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

漁。

楊玢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訟於官。以狀白玢。玢書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灼艾集

余聞眉山蘇仲先為人疏達。輕利好施。救人之急。汲汲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鄰里。豐熟。人將償之。公辭不受。由是破散其祖業。迫於饑寒。然公未嘗以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無疏密。輒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變色。人莫測其用心。後生子曰洵。孫曰軾曰轍。皆顯名天下。人以為善恤鄉

已見勤儉類

鄰之報　諭俗編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蕭何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侔於禁省韓

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甞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厮養擁篲負畚鍤者樓止其間而已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迺謀治第樹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甞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李文靖公治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已見勤儉類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爾。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眞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蘇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别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歸毘陵不復買宅

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閎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趙尚書家與嘗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嘗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

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僊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鉤鬪犂垛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欒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蔥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此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

攝生類 酒色附

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年。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爾。未見其有益也。

養生類纂

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不動則平。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子

易言懲忿窒慾。亦養生家要語。蓋忿不懲。則心火上炎。而性

天雲蔽慾不窒則腎水下枯而苦海波翻所係於吾身者非小也當時時省之　愚得

枚乘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

龍門子曰行遇刄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龍門子

抱朴子曰凡夫俗子不知益之爲益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益難知尚不悟其易又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

小益爲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聚小所以就大損。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灼艾集

東坡曰。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嘗曰。人老七十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果死。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兩日之長。窮極歡樂。則兩日翻成一日之促。是則吾意能造長造短。不在司命也。張公亮諱明弼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

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孫眞人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耇之老良然間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也　東谷贅言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

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唐子西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

養生類纂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多

言雄譚傷也寢息失時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不欲甚勞不欲甚逸不欲起晩不欲汗流不欲奔車走馬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飮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廣志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冐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醎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 養生類纂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餟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沐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此二句不類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

荒壞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頹然自廢。禁

予之足閒予之目舒予之額寛予之腹酒微飲而與酣書

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以此四少神僊可

了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

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髪宜多櫛齒宜多叩液宜嘗嚥氣宜清鍊手宜在面此修崑

崙之法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内光不怒百神和暢不

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員可方不貪便是富
貴不苟何惧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脩道何功曰饑来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
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
千般計較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
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
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
笥空吾實以典籍屋漏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以義理貌瘠

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粉澠。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所年莫若愛日。尺璧千金未足為喻。能愛日。可使一日為兩

日。百年為千載。環碧齋小言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若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塲中。如何得進。

盈宇宙間物。皆有玅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為鼓吹。一鶯啼也。戴顒以為鍼砭。一蟋蟀也。道貴以為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

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

少精神既不作偏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災厄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遐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

即屏塵絕俗亦是刦刦波波須知能享則眼前即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葢取諸此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閙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溷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囘光內照還認得箇眞我莫逐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番則心地平穩一番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閙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

心地。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凉矣。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必竟福薄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眞修之士。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更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瀹茗焚香。魚魚雅雅。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閒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美。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薛文清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為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 懔然錄

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民之所亂亡喪德者。此聖人防民之沉湎于酒者至切也。昔夏辛商受之喪邦。嵇康阮籍之喪德。蘇易簡王全之喪生。莫非酒也。故范魯公質曰。戒爾無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頹者。歷歷皆可紀。其言信哉。自警編

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情於此。或名為太和湯。或名為忘憂飲。或稱歡伯。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若有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葢有所託焉爾。故觀於酒誥。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於

酒頌。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絶酒耶。惟勿溺於酒而已矣。孔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惡醉而強酒。聖賢之訓。所當三復也。 新知録

晏子曰。古者飮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飮者。罰金有差。宋法。夜聚飮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國家湛恩汪濊。無群飮夜飮之禁。而世之不檢者。往往沉酣麴蘖。卒至亡身而喪家。則酒之毒亦甚烈矣。愼德君子。獨不能一節之乎。 東谷贅言

繒繳繁而鳥翔綸竿叢而魚逝故情不可極慾不可窮達人以道馭情以理勝慾其庶幾乎 内篇

淫穢一事極能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可不戒哉 感應篇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蘇東坡

關中隱士駱道耕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左右夏至宜節色慾冬至宜禁色慾葢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色慾四時皆損人

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爾　自警篇
内詮曰人不斷淫慾猶蒸砂為飯雖有千劫只名熱砂謝上
蔡謂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洩每見世人論此便目之為迂
而閒亦有以爲然者終非談虎色變余嘗即而譬之夜間
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
三鼓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
惜盞内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竇既開或有
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
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壯壯者益強自可

長生久視矣是以古人於此恒有節度如伊川以忘身狥
慾爲耻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於盛年豈非明驗哉世之
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步步近死所而猶恬不知畏又以
此說爲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伏
刼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豈知善牧畜者謹轡
勒於未放善養生者謹思慮於未萌若欲泄而不泄他日
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
抱蠹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歟 延陵氏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

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内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應璩詩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虚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坐活地獄更說甚麽銅床鐵網刀山劍樹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

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嘗溫耳。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自心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殆百歲。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㴑蓋敗屋數間室中卧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爭氣爾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得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曰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公之疾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

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公此疾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内生之欲

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節之則腎水自然滋身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恍然如失

隱逸類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麑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

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鶴林玉露

踏層氷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烟霞往來。冒突

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
光。鑪烟茗椀。野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
尖餂蜜者何若。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
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
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
録。
竦籬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送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

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長亭煙柳。白髪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逍遥時有牧樵人。

三徑竹間。日華淡淡。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一絶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四月有新筍。新茶。新蚕豆。新含桃。綠陰一片。黄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

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敎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著鄰閒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爲樂不減眞儒何尋嘗富貴足云

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羅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

稻蠏。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何必溪山蕭然大寂。門外即市塵喧囂。百丈矩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人耳。即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輙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山居真樂在是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

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人。丁筋佐觴品外澗毛溪藪。主之榮也。高軒寒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疊箆棨几。珍奇盤地。寵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所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見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裏畫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疎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瀟。木樨香裏卧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

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山溪幽境眞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嗅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即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簑冠草服。逍遥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僇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簑冠。一似貨乎天冠於市上。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供。

賦歛繁矣。不税。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草斑荊。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穗。逍遥草澤之癯。

推窗卽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溉灌之煩。閽人無啓閉之擾。眞浮衍以自適。洵塵氛之不侵。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囀。毛褐爲紈綺。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

讓侯鯖帶葉柴門奚輸甲第。

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閒望。見綠疇麥浪層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笻散步。覺數年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予行役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巉巖。林木蓊鬱。見水滋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廼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

収穀可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濟池養魚。灌園藝蔬。敎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爾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鍾鼎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豈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爾。豈道心哉。 鶴林 王露

窮居而隱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

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韓昌黎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 王壺冰

莊周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掉尾塗中乎

大夫曰寧掉尾塗中爾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犠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其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老豈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

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
夫負釜甑妻戴維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
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僊云
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携
妻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
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明日結
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
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
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夫子之喪厥軀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

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汩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

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嚴君平隱居不仕常賣卜於城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蜀有富人羅冲者問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爾
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
有萬金子無擔石何謂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常宿子家見
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
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
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榮我名者殺我身故
不仕也時人服之

唐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
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

適野弄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閒。其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

爾問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爾。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幷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凫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

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掉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圓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

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等共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旣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舉不第棄去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名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爲逃入灞陵山中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門自號陶隱居梁武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

朱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晉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為蘇翁。藝圃織屨為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頃。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

延入室。上鋪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客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封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終身不出

眞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嘆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顧況志尚踈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與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

滄洲吽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豈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屛騎從。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

笑曰。不圖相國肯頤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頤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如耶。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慙色。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幽暗
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
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
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
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深入窮山。
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硯。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魏野。當眞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頋長孺有隱操。與頋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晩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擇執錄卷之十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好名類 驕矜附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程子

務僞不長喜虛不久 已見誠信類

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嘉言集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胡敬齋

有外名者未必有内行。有陽譽者不能觧陰罪。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嘉言集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崔文敏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正。其外巽以達。其庶幾乎。照心犀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

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邵子

名者實之表。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耻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顧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

身之大笑。貽之於他人矣。日新要錄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忌。名盛則責望備。稍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蚤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昨非菴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愿之徒何足取哉。理諦

古之人脩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舍則愚。

田況曰。名由實生。非徒好而自至也。薛季宣曰。人君爲社稷計。惟恐其不好名。魏掞曰。使人避好名之嫌。爲善之路絶矣。蔡襄曰。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然則名果可好乎。愚謂名可成不可好。成者無心於名而名常得。好者有心於名而名終失。何也。成名者聲由實茂。名與跡符。稱之無溢詞。當之無赧色者也。一有好名心則必飾

外而違內檢顯而失幽夸已而凌人勉鉅而忽細售始而隳終甚且以厚貌暴瑜湲情匿瑕訐徼要直苦節沽廉矯激賈忠抗盭攘勇悻剌衒貞雖至犯君父冒刑辟傷國體耗元氣而不顧者皆好名之為也有識之士至謂好名之弊甚於好利葢利者其品卑其跡濁人易指而摘之好名者其品似高其跡似清人難非而刺之好利不可以博名好名終歸於媒利好利祇禍搆於一身而好名且禍釀於天下故名不可好甚於利不可好也彼謂好名之非嫵者良有所為果且徒名之為好而以好名率天下乎哉

楊子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
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
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
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凡
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又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
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
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者無名名者無實名者僞
而已矣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段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振。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眞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博。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歉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陸子

吾人爲學。大抵猶是近名。故於人不知已處不能甘受。皆有

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足以損傷名節故於事多躲閃修補雖所當爲亦多避嫌不敢承當此病根甚深 崔文敏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麽之清動輒以夷齊之清誇人吾有么麽之德動輒以孔顔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汙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嘗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

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巾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卧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儒證佛欛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亟念自觀能無深思

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上蔡謝氏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薛文清

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道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薛文清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帷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稍有所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申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崔

有等淺衷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即奴隷鄉隣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轉閥閱名裔寢微即同寒族草茅賤士崛發便作世家歷觀古今如此何用求勝　感應篇

漢徵處士黄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

曾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减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殷浩才名冠世。累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及爲中軍將軍。督揚豫等州軍事。北伐無功。糧械都盡。以罪免爲庶人。雖愁怨不形辭色。然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桓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絶。卒於徙所。

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常撫衆。兄安深憂之。謂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

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名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
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萬帥衆入
渦潁以援洛陽。郄曇以病退屯彭城。萬遂以爲燕兵大盛。
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幾爲軍士所害。
詔廢爲庶人。由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没於燕。
蕭軌隋文帝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中。軌
遣人悉拾還其主。謂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
物。不願侵人。已見教子類
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頤愷之好自

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夫人好人譽已而爲所
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爲戲我庶几俟可遠耳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
過如比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
但不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

宋隱士种放沉默好學士多從遊詔徵之其母恚曰勸爾勿
聚徒果爲人知种稱疾不起後見應詔陳希夷戒之曰名
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
起必有物敗之後晚節果以飾御之僞遂喪今聞夫以种

放之才。猶以名勝而敗。況無實沽譽。其得譴也審矣。唐盧藏用。亦以假隱徼累遷吏部侍郎。以坐附太平公主流徙崖譽亦安可沽也。

杜審言以文章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曰彼見我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宋之問武平一諸人省問。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我久壓諸公。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其矜誇至死不悔。爲人所惡。

吳門劉生往罘鄉錫山客叩之曰來何暮生曰昨泊舟與顧殿元聯吟至丙夜乃息是以晏耳少頃顧至生不識遽問何姓客曰此君昨夜聯吟人也一日與人遊惠山生所携扇書華光祿詩而光祿適先在生亦不識以扇示之光祿曰此華某作耶君安自求之生曰與此公交二十年何事干求曰身即華某也人傳笑之遂不齒于人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鄉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亦可識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于袁因起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慚色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一夕暴卒

謝晦爲荊州都督每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始有慚色

笑曰昔嘗中歲年二十八九時不知所以入門爲先矣
謝師爲淮浙諸道海文年少自殺妓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歲
非其罪深責且甚一夕暴卒
嘉答曰吾語是故其年者示聞者大笑後以事黜潮州
也眞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於進用攻有勤其心過
以四科目影之故不輕言國應言衛也
宗上本主淸作嶽公回講某十合吉鑑笑曰年乃入門者

猥薄類 忌刺附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聞人談道德古今輒喧譁攪擾見人有才華聲譽隨嫉妬擠排其不肖可知矣

局外而訾人長短不留些餘地試易己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己舌鋒鏤影彫形務令事事迫眞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

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達而遇子産則不
毁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illegible]人之誦法孔子者當
以此爲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illegible]其大夫况執政乎况
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
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頗呶呶而横議乎迨
宋南渡以後此風猶競卷堂有文畢竟何益今朝廷深懲
此弊竪卧碑於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
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東谷贅言
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

僻銷剋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嘉言

嫉妬者凶軀之害也。讒慝者斷脛之兵也。

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

嫉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大則覆宗。

君子隱惡揚善。小人則忌人之善。而多方蔽之。不知天道福善積美必彰。一人之口。安能盡易衆人耳目。終隳天下公道。秪自旌其心術妬害耳。

人有醜形。或偶誤。或不幸。言之已傷忠厚。况形容宣揚。人何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騭。不亦多乎。

人有陰事衆所未知乃訐發之俾無所容最為險毒俱感應篇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欣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眞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乞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覯葢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御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類知感恩況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

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

亦非奪我所有即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

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昨非菴

承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遂起妬念不知彼自處順於我何

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

大率類此

張率爲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示訥託名沈約訥便句

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久矣子雲之䏝嘲亦多事歟

悠悠者其言焉足爲有無。

祝期生爲人褊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許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竟至舌枯而死。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輩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傲惡

敲反好悼無口德以賈禍者並宜深戒之

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己見口德類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亦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眞是妒。下交亂眞如。上頸誤當宁。介甫銜之。已見口德類

到漑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漑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漑輙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漑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漑聞而深銜之。又漑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
如已有得。未嘗見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
晩年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瘖啞傴僂顛覆。已見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
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
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兒得後
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
得。已見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

人狀元及第。官翰院。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耳。其意葢譏東洲往時不知己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已見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有言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言曰。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悞耶。已見口

秦人有申生饑餓于燕。𩚾生塵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於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輙背去。別附相國相

此則奸險之尤若此不止為儇薄流人

國惡權貴人欲劾之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歷陳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相國將不利於公予雖同列弗能獨沮即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於是悉出寶貨於庭期為賂免申生收以歸越三四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荅益加慟權貴人大驚曰將赤吾族耶申生乃徐曰公哲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耶申生蓋利其貨欲令之自殺爾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絕左右救之獲免明日疏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燕

人無不穢中生之行。未幾其身見殺。

宋聶崇義能文好嘲。但人有醜非巧造謠詞。即暗揭通衢。使不可復掩。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瘞道傍。

章齊一好作詩歌謗人。一詩戲成醜態畢彰。甚至破人婚姻。離人眷屬。因得惡恙。舌出如拔死。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片肉上表奏之。明日則天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則天曰。何處得肉。德叩頭伏罪。則天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名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

唾其面。

宋安庭栢善於迎合。既以言入之。因以事搆之。雖至親一爲所間。立生仇釁。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間言。庭栢挑之以釁。爲至爭鬬。蔡掄張義中表相善。以聽信庭栢。不終其好。後庭栢以事至他境。两頰生瘡。妻孥皆不及相見而死。

樊立王揆同官交好。揆嘗作讖諷時政詩。憲漕怒。捕立及揆。立乃取揆平日談謔賣之。于是揆坐謗訕。削籍遠竄。立以告發免。且加秩。其誥詞中有爲友者不亦難乎之句。時人薄之。

侯元功形劣。初領鄉薦。人以其年長貌陋不之敬。輕薄子於紙鳶上畫元功形。引線放之。元功見之而笑。題詞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嘘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紫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輕薄見皆愧。不敢見。

唐楊炯恃才簡傲。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或問其故。炯曰。今之鋪㲲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還是驢也。無才學而衣朱紫。與此何異。

宋尚書郭贄。初作賦有聲。時同學李勉忌而謗毁之。由是連上不遇。後贄竟先及第。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竟選。詔下日。勉愧悔歸。贄聞之。亟命親厚者追還。遂得第。可見謗無損于人。祇自彰其薄耳。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官錢數百萬。未幾罷去。羣小興謗。自判以下皆不肯書簿。公當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去後訐之。豈長者事乎。一坐大慚。

新昌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嶸邑。瀕行謁梁

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予力行之矣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潁州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著州人侍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

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家碑者。猶得中分爾。侍郎聞之。遂不割碑。已見三異

僭侈類 悋酷附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綺綾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續自警編

風俗奢侈。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憬然錄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省心詮要

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置其中汲水
供飲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
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
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
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
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泉水自京至常州置
水遞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
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
張口承唾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

厠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
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置萬
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
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蒙究
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昨非菴

已見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
綾羅袴褶以手擎食烝肫肥美異常帝怪問之答曰以人
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紈綉金翠而絲竹

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

唐乾符中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飡及被寇財產掠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于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赧而無對

唐虢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外更邀賞授

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唯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即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既撤丸觀之。皆衆以木丸其製作精緻皆此類。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

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凛然若高秋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摳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梁魚弘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當道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

恣心之極令人髮豎

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劉邕好食人瘡痂於南康國吏三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鞭成瘡痂以給膳

宋南陽王取蠍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為樂呌號之聲徹于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煑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張易之為鐵籠置鵝鴨於内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于小室中

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足于橛上。放鷹鷂活案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臠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心取肝。斬首通都。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

急剎人亦為可恨

多寵之苦令人絕倒

預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駃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駃矣愷悉從之果然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杜嶷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嶷乃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命割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嘆曰吾不意忽忽

此貪汚也不宜在譎術之條

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妻訴冤旬日亦死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善惡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書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而惡積。罪大而不可解。繫辭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
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道隨之矣。
善以自益。惡以自損。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以遠
辱。顔子
終身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爲惡。惡自有餘。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人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强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殉荒札瘥。皆在於此。是故君子謹其獨。

此段議論要緊說至此心快愜悔悟處凡狀其修徹有心人當知所深得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禍福之理空於此求之。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爲一家萬物爲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聞者曰衆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絶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

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艴然怒者非佯怒也
彼其惡盜之眞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
而天下之穿窬刼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
年哉欲心所艶一旦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
其至是也故一行之失即爲蹻蹠一言之謬即爲桀紂非
便爲蹻蹠桀紂而蹻蹠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
舜跖可變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
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之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夫爲
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

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咲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灾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失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凶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岐路夫一岐向九天之上安樂萬端一岐入九地之下憂危百種左足右足頃與二三子決擇之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吾輩其念之哉 寅退

錄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殊加寶玩豈非賢人之立德足爲千百世之矜式耶

續自警編

吃菜而有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

雖鬼神亦溪壑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王陽明

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子細思量天地不錯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漢昭烈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
叔牙一聞人之善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
忘其百非灼艾集

上品之人不敎而善中品之人敎而後善下品之人敎亦不
善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視

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虵蠍。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故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邵康節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善則降之百祥。惡則降之百殃。此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

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於暗室之中謂人莫我知也豈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 東谷贅言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茍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王陽明

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欺盡此三者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

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

人利己。切宜戒之。應驗錄

李文正公昉旣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御榻側。酌御罇。上手選珍果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耳。

元城劉器之摯。有善行。家居。人皆謂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不見大聖。及卒。耆老庶士。以至田夫野女。莫不持香誦佛而弔之。香價頓爲之貴。

邵康節自號安樂先生。名其居曰。安樂窩。旦則焚香燕坐。晡

時酌酒三杯微醺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相驩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皇甫湜剛狠使酒難近落魄東洛裴度保釐洛宅辟爲從事湜每恚詬晉公含之后以手指爲蜂螫遣人箕斂蜂窠山積於庭擣爲泥又命子錄詩偶誤寫一字遽大怒索杖不得嚙其臂流血未幾暴卒

以下四欵宜入果報類

吳庠有二生齋詔於福山巡司楊集爲之副故事有贈欵金

二生恃强擅有之。祗與楊食品。楊向江頭獨步。二生竊尾聽之。楊以江水濯手。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顧此輩常享例贈也。二生怒。推楊入水。幸在淺灘。兩手拒入沙。因於沙中獲一銀餅。其數與例贈倍之。楊赴袁忠徹相。謂其聲貴而貌不稱。後楊每積善。後中會魁。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有軒轅道人者。晨起靜坐。見有奇形宄狀之鬼。握刃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佩。擎旛擁盖。百十相隨。軒轅意其死也。明往問之。無恙。軒轅曰。今早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

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軒轅賀之曰。子將有厚祿。子所爲神明已知之矣。

唐蘇成性頑狡不爲善。每於往牒中。所著美言懿行。必指爲飾說。見人脩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苦。身漸縮小。遂變爲犬。經歲乃死。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則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

云平生知是雖貴不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余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illegible]在乎常人[illegible]

禍福類

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生。

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生。

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人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人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

禍爲福也。感應篇

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

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

無與禍隣。禍乃不親。

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省非。

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 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逆。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
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
遊宴。每足以殞人之軀。樵譚
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利害。惟
聖人深識倚伏。知害之爲利。而利之爲害也。文選
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
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
財而無患。皆名言也。則陽錄
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故曰。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譙譚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省約書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而食。以爲富貴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而憒然不知者非福也。乃禍也。是故惟涉世之君子。不以崇高富貴爲樂。恒以蠹政戕仁爲畏。日新要錄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非天網疏。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理譚

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文子

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

所謂善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感應篇

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己。散之則福生。聚之則禍起。釋典

有日者謂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筭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乎。鶴林玉露

塞翁亡馬人皆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髀人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折髀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 文選

漢高祖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

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野客叢書

鄧騭惡虞詡使長朝歌而詡卒平寗季梁冀惡張綱使守廣陵而綱卒降張嬰是禍之反成之矣然亦是二兇使倆有盡後世權奸不更以三科罪詡通盗論綱者幾希矣 抽史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

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祗自狂惑尋死耳

輔公祏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討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

血乃祐授首之後徽遂盡飲而罷後果然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乃呼曰嗣宗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厠欲作法攘禍爲人見而敗壞其數有不可逃又如此

李緒知求安軍時大盜方起恐及禍乃詭薦其友范釧代已於是釧知求安緒解任矣至盜破求安釧舉家遇害未幾緒赴調臨安路逢强寇亦舉家遇害

果報類

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善惡因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

爲善者未嘗不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

小人不知天命。窘則濫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也。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

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日新要錄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所不及見。即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常事。不察其大廸吉。大逆凶。眞聳動人者。是可信乎。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昨非菴

人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蔡虛齋

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困於險。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中檢點平生事。靜裡思量晝所爲。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奡亦通丘嫂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

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甕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齠齓不畱曹操之盜漢邑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紿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畱之而紿以遣及虎之病畱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紿以畱甄后之死郭后糠窒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温令蔣暉殺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温温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毋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古今之事報之速

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陰隲之報善人如雷霆之擊不善人不必周盡也天道洋洋時露一班乃似盛德人偶露機頴耳秋濤

跖之壽顏之夭人謂天道無知也雖然使天道而有知將奈何將賞善誅罪日銖銖而量之乎則天亦苛細矣簡髮而櫛數米而炊雖以治萬家之邑猶不可而況天治萬物乎不汶汶不足見天地之大也不漠漠不足以寄大道之神也秋濤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

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卽在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

野客叢書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隲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卽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

鬼神。亦必黙祐。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愚得

龔慧菴。嘗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恳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愚按天不恳性。有記性。元人盧疎齋有是語矣。龍潭此答。豈祖述其語耶。抑所見暗合耶。雪亭

雜言

小人豺狼成性。虺蜴存心。徒知取快一時。不知天道好還。不爽一綫。未有不反中其身。追悔無及者。世之憸惡之徒。縱

不爲他人謀。亦不爲自己慮乎。月鏡

蘇不韋。漢之義士也。段熲以私忿殺之。而熲亦見殺於陽球。王昌齡。唐之英才也。閭丘曉以私意害之。而曉亦見害於張鎬。宋胡銓之竄新州也。州守張棣誣其怨訕。編管海南。棣因得擢提舉。由是英州守倪譽。聞風効尤。亦捕洪皓家奴。釀成其罪。夫棣譽之與二公。豈嘗有宿怨哉。不過急顯融之會。希賊檜之旨。借此以圖躐進云爾。豈知棣方至官一日而卒。譽之狡計未行。而身已先死。二公流離貶所。終獲無恙。且也名垂青史。至今有聲。是則善惡顯著。天網一

何容乎。甚至章惇擢土豪爲轉運將使之殺劉元城也。未至一舍中夜而斃。其驗尤速。其事尤異。此皆惡報之明鑑非直破千古肝膽。月鏡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趍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日新要錄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於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

衛鞅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又嘗坐秦民之舍人無驗者。及孝公薨。公子虔告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始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奔

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李斯與韓非俱事荀卿。自知其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恨不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寵。譖之下獄。又以毒藥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爲好還。

宦者趙高欲矯詔。立胡亥爲太子。而以富貴求保說李斯從之。及胡亥酷虐。趙高竟誣謗李斯下獄。腰斬咸陽市。夷三族。趙高尋爲子嬰所誅。亦夷三族。

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因姊得官。治敢行。

少蘊籍。及爲南陽太守。時寧成家居。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縱弗爲禮。至郡。遂按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罪。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縱至定襄。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於是郡中皆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卒以廢格沮事棄市。

王溫舒少文。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及爲河內守。捕郡中豪滑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温舒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爲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數歲以告温舒受員騎錢及諸惡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嚴延年陰鷙酷烈爲河南太守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每決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見以鳳

凰褒賞心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蟲遣府丞按捕歸以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即上告延年十罪事下御史竟坐怨望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任適見報囚大驚便不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歲餘果敗

于公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公閭門壞父老為共治之公曰少高大吾閭門令容車馬吾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果為丞相封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殷仲文遷東陽太守。性貪縱。多納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及桓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一日照鏡不見其面。未踰時。與其弟並伏誅。

劉毅爲荊州刺史時。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爲沙彌。因並殺四道人。後夢見僧云。君何以枉殺貧道。已白於天。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羸瘦。後宋高宗征毅。毅敗。夜单

騎突投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殺吾師我道人自無報
佗之理然何宮來此王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
寺殺之毅遂出上大樹縊死
楊旬唐大曆中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
二十三入試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汝子必貴須改名楊
椿旬既得夢果改名中第六次年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
是行王道而王試之日果然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大魁
天下夔州使君請旬賜坐令解職旬曰念旬平日仰托二
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

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
個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知所
以旬曰吾詳讞罪因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爲
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正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
有從杖罪量其輕而决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寃行太
上感應篇十種益利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旬平日奉
公行善之所致也敢去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
成反狀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謀不軌太后怒命俊臣

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一如興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矣。

來俊臣殘忍荒慝，神龍中拜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羅告衣冠，誅斬不絕。時於麗景門置制獄，但入者百不全一。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

例竟也。其訊囚諸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其後事敗棄市。國人競剮其肉。斯須而盡。遂族誅焉。

有魚保家者。乘天后盛開告密。乃請鑄銅爲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王弘義。亦以告變授遊擊將軍。拜御史。與來俊臣共事。坐流嶺南。妄稱敕追。胡元禮按之。義詞窮。乃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

氣類乃。榜死之。

李昭德宣出一赦云。自今以後。公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榮州反。貸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贓斷絞。

張楚金奏反逆人。特敕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沒入官爲奴輩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特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謂爲法自斃。所謂交根也。

崔日知爲京兆尹。所轄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

求與妻子別不得。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迈走。心痛。是夜卒。

路巖爲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不數年。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

薛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爲之形。如木櫃。攢以鐵鋩。內向。

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因素用法慘酷送至軍前士
卒臠食之

梁武帝將受禪有其志而未發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
承其運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
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遂簒後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
請道士奏言禪代不由已竟舌爛而死

明皇初行節儉天下富饒後惑志於邊功及神僊費用不貲
宇文融始爲帝言郡縣戶口多隱匿又逃亡浮食避徭賦
甚衆請加檢括而清逃戶羨田以佐國用於是遣融充勸

農使覈田。而置判官十人。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徠戶口。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得亡丁八十餘萬。田稱是。而百姓愁苦。起爲盜。巳融領汴州河堤使。又建白墾九曲故地爲稻田。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鴻臚卿。兼戶部侍郎。坐盜官子錢巨萬。流嚴州死。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祈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

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知是秦王。心下事豈可打過。

盧多遜爲相。每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勳。而小子毀之。能無及乎。吾得蚤死爲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於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媼。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嚬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多遜者。妬賢怙勢。終

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之

後唐劉延朗少帝時常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取遂爲追兵所殺

丁謂爲相貶李迪於衡州寇準於雷州必欲置之死地初擬準崖州馮拯曰崖州再涉風波乃改雷州後丁謂敗遂貶崖州有以詩送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丁謂道經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

之。天道報復。安可誣也。

章惇爲相。謫蘇轍於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而止。後惇貶雷州。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不悟。雷司户。崖司户。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兗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

判官。驅車速赴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疾作。數日而卒。檜父為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立祠。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廷評彭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

不佑忠賢可乎。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之子至今貴盛。翰死未幾。子孫有乞丐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無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對補百姓添丁錢。闔郡感激。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允文艱於嗣。明年雙誕二子。自茲子孫蕃衍。

曹文忠公鼐。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頓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於驛。其中一女。姿色艷異。若有親就於公意。公奮然曰。處子何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鼐不可四字。書之不輟。至天明方已。亟召其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文思沛然。賜狀元及第。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着。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子四人。臨產

即悶絶求死所生男女皆着肉鐶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後和思坐事受杖死時手足如紐。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饋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煑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阯俱爲名臣。

元郭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

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裴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卽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徽宗時。營西内。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絲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

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死。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凉。便斬扇者。後爲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隹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

繼登科第矣。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觜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觜湖邉謀客命。可囑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答。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寃魂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

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陰隲之也。

屠康僖為刑部。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寃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

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寃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空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貴。是後夫人有娠生應塤應坤應埈。皆顯官。

宋陳睦爲提刑。有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以爲必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户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

委秀州倅張濟鞫其獄。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儒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不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汗下。廢食者累日。竟不起。釋氏所云寃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當歲旱糴未旣而有雨。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憇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檢視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中兵叅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造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恨。即下馬以佩刀剜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囑決斬之。坐席良久。道生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嚥之。頓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燕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上木橋甚窄。一女子以探親過橋

失足墜溪中。程遣家童救之。女通身衣履盡濕。程留至家爲之烘衣。日暮不能歸。令閨中伴之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之不悅。曰媳未過門而宿於人家。非完女矣。可急退婚。程使人諭其夫家。曰汝媳到我家。而我即宿於外。令内子伴之。汝但勿疑。取至家中。若非完女。則我願任咎。豈可以莫須有。累此女一生乎。夫家因取之。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焉。嗣後生子。孀婦紡績教子讀書。燈前常流涕語其子云。汝讀書若成名。毋忘程孝廉先生之恩也。其子年少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一遍。拍案叫絶。自

鳴得意。七篇完。又讀一過。忽放聲大哭。程隔號聞之。過問曰。兄既如此得意。忽又大哭何也。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而孰意就燈檢視。燈煤焚卷數行。是以哭也。程云可惜好文字。置於無用之地。何不與我謄之。若中當謝二千金。少年許諾。程果中。出榜之後。少年詣程寓問曰。君生平必有陰德。盍言之。程自反無他隱德。少年固請不已。程云我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之溺。其夫家議退婚。我力任其無咎。得復偕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騭耶。少年隨伏地拜曰。先生是我母之大恩人也。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二千金決

不敢望矣。

顧佐爲太倉州吏嘗以送官至城外賣餅江家時江被誣盜下獄佐知其冤爲訴之官得釋江夫婦携其女年十七甚美至佐家曰無以爲報願以女爲妾佐固却之其後江益貧鬻女於商久之佐滿考赴京撥某侍郎衙門辦事一日佐以事至侍郎私寓值侍郎他出佐坐堂檻俟之其夫人偶出亟趨避夫人一見即令召之惶恐跪堦下夫人曰起之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愕然乃曰身乃賣餅女也鬻之商商以女畜之嫁克相公副室尋繼正室每恨

無由報德。侍郎歸。夫人語之曰。仁人也。竟疏上其事。明孝
宗以爲禮部主事。後至顯官。
編修岳正得罪。詔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據中門。無論男
婦皆搜檢放出。多受辱者。人怒其横而無禮。未幾岳事得
白復原官鐸適坐譴。英宗以鐸之產。係岳舊產盡給之岳
亦如前報之。所得數倍於前。
亳州葉給諫馳驛行。奴自後至。嗔驛丞慢。已相詬。遂以鉄鐶
毆丞死。給諫知之。杖奴百。越歲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見丞
自外入。已而生子。長秀頴非常。獨好打奴。給諫心知之使

奴遠遁。予見鉄鐶每日佩之。知者言其無用。答曰但覺其快耳。一日遇奴。竟以鉄鐶斃之。遂弃鐶不復佩。

王咨權潼川井稅。盡令井户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令倍認之。利其沒官。托云裕國。井户稅重。多至破家。未幾咨暴死。其友楊使君夢咨來救。已穿一尾。變作牛矣。馬絳爲幹官。性尤苛刻。每出督錢。不問虛實必盈額。人呼爲馬刷。人以咨事爲戒。絳曰就令卽日生兩尾亦不問。忽疽發於背。洞見臟腑。始悔曰。人當以我爲戒。

洞庭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龍斷之徒。而

尢之居積取盈算入骨髓不數年累貲巨萬無何忽遭盜刼鞭笞炮烙罄其所有席捲登舟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到不虞舟人截纜揚帆而遁盜醒覔舟不見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後邏卒偵之乃見盜屍及蔣氏遺衣在焉

擇執錄卷之十二

古代誠菴王家啓編輯

雜著類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大寶箴

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居必擇鄰。交必擇友。嫉妬勿起於心。讒言勿宣於口。骨肉貧者莫踈。他人富者莫厚。克己以

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未來之
咎。若依朕之斯言。治家國而可久。宋神宗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
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
之罪。我容隱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受人之侵。我警悟以
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
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
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防。我直道以伸人
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

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司馬温公我箴

閑居愼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言語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邵康節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景行錄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

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多恒久恒久自芬芳 崔子玉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方蛟峯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 白虎通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

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爲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
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東谷贅言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絶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爲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吊。於淸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鶴林玉露

謙美德也。足恭而媚於世。君子恥之。是以雅言禮也。恭而無禮曰足恭。好謙而惡鄉愿。知德辨之矣。易之撝謙。傳曰。不違則也。不違乎禮。斯謙謙君子矣。謙曰。謙謙而撝焉。聖人之貴謙也。若是可不務乎。謙謙而撝焉。懼其過而至於足也。故申之曰不違則。恭近於禮。所以遠恥也。燕貽法錄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徑而不逐。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仁仲

至德不妨受垢。至明不妨受欺。猶潔德之下也。雄猜明之傷也。秋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背則毀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荀子

見辱於市人。越夕而可忘其辱。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蓽門圭竇之閭。寔

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尹文子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一不露寒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環碧齋小言

聖人之法準於中人。綽有餘地。後人變法準於高士。顧安得盡高士。與之守法不渝哉。

大槩之行。可以治身。不可以治民。可以治民。不可以治軍。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環碧齋小言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張子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之較耳固人之欺子產豎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也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咲而已是故含蓄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皇皇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皇皇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眞男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泰有輕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

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不能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何若虛己接物。以爲進德脩業之基耶。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亘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儻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儻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憂貧

賤如虎狼慕富貴如匆豢曲計巧心務要去彼而留此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爲造物者咲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於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浲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則易處逆境則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知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情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薄禍生逆境者動輙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之故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老子動輒要絶嗜欲男女飮食豈可絶乎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絶則未可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孝之士也。與之交必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鉤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捭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聚。犯而聚怨不可定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

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噫嚱。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季也。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二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其道之大原歟。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之人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

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非伊尹歟。遯世無悶不見世而無悶非孔子歟。聖人出非爲己。隱非爲人。已見義命前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己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懲忿。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嚴君平之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士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民俗和可知矣爲士者孰不知士風爲重而廉恥不脩焉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也可不謹哉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爲人以心爲之主也世之人往往以有身之故口之耽於味目之炫於色鼻

之蔽於臭耳之淫於聲者衆矣殊不知命有貴賤分有高下敝敝焉求之不得而反隕其身也記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此之謂與

大抵與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切不可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也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也與

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數於外

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為謗。則禍必及己。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寶嗇焉。

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為明珠則已。既為明珠。群沙豈能穢哉。不為孤芳則已。既為孤芳。則衆草豈能凌哉。士君子目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為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徃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為妄而不之省。

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
深思而精擇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
輕裘。啣俎而食。以爲富貴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仁。欺
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
昭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乃禍
也。是故惟涉世之君子。不以崇高富貴爲樂。恒以蠹政戕
仁爲畏。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夫
總而言之。皆松柏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有可尋

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才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於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惟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

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厥後身尸於朝。宗滅於鋒何耶。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爲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怵其志哉。君子未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脩。愈尊崇而禮愈執。非保其富

貴尊崇也。知富貴尊崇爲無情之物。易爲孽也古人云。人主息私。何由可保。萬一被禍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結怨於人。謂之種禍。舍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鞠躬便辟不足爲恭。悲號涕流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日益久。人益信之。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碁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辨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於勇勇者矯之以至於怯拂之乃成順則罔功此類甚衆難以悉數卽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眨眼英雄者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窘辱則匍伏胯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眞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

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傲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末至也而又何疵焉 審是帙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亘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 照心犀

詩狂酒狂才人之膽無才故狂本心俱喪淸癖野癖超士之致品皁多癖兆乃不祥 嘔絲

持賤器者懼其忽過忽則遺忘捧重寶者懼其愼過愼則墜棄

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重以持輕。輕以持重。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何之子

居古人之後。議古人之事則易。處古人之時。行古人之事則難。故尚論者。毋從瑜中摘瑕。當從瑕中求瑜。如坡翁題歸湖圖云。功成不受上將軍。一舸東歸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又松雪題戲妻圖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意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善於出脫人罪。議論人物者。當以爲法。秋水鏡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空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食栢拾橡。窮甚矣及卜成都學堂有高下亭臺。酒有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畧具。亦足以䏻詠遣愁無憂溝壑也。客譚

凡好義。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未免於過。當要於得中。方爲正氣。太過便爲客氣。正氣事成客氣敗。故曰太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

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楊文靖公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已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

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楊文靖公

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尹和靖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竝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陳白沙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爭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痛。自不粘染。至聞毀譽加於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

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能體恕世俗之見。非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崔文敏

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尊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隣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其於不善也。只曰矜不能。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冀其能改。曰不念舊惡。故曰惟仁者能惡人。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亦不仁而已矣。

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

病。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勝氣人爭是非。呂新吾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

最妙

何必多事

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呂新吾

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已見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人卽是勝人。

毷毷子黄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己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惡其論長說短。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眞味。眞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

常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辨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遊於庸行之地阮籍醉臥壚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衡夜鑿隣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鋒銷戈倒。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廣眉爭爲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毋爲識者所鄙。

勉爲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散人。博得無限拘束。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較則自小矣。

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閒即是福。世間白髮不相饒。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鬪參禪醫想獨寐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國手

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臨適伴侶相約眞乃快心事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淸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在安樂窩中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淸體健此是上界眞人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遥。平時只
　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
　消局中之危。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
　廻。
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
　仕者不過論官職之差除。下此者計貲財多寡。角生理巧
　拙。比嗜欲勝負。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

未剪綵爲花。象龍救旱。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書可也。

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竊得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惡病痛。眼逢閒處合。心向閒時用。旣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即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擾之。仍動。人挹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

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予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族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

滿而詘。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鄙而細。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昨非菴

以簡傲爲高。以謟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葺爲寬大。胥失之矣。省張長語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眞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衰代事也。治世則反是。龍門子

天不能家訓戶飭。賚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賚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灼艾集

劉下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

可不知所謹乎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畫末編

眞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淸致道誼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内非眞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灼艾集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

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鶴林玉露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蒙南鄉約

貪生惡死。人與物同。但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不能言爾。今人辦一食。不止殺一物。如食鳩鴿鶴雀。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殺百餘命方得一羹。甚至蓄養鷄鵝犬豕。擇肥而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

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巧意烹煎。惟求適口。少不如意。即怒罵庖人。以爲飲食合當如是。而不知戕生害命。所損多矣。余謂腥膻不能斷絕。惟量力減除。市買見物。不加親殺。亦培養善念之一助。近時若冢宰嚴公寅所司寇陸公五臺戒殺放生意蓋如此。眞足法也。愚得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憬然錄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

閒者十才一爾。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窗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錄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採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眞有道士也。則陽錄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多敗子必也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也此之謂敎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俱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東谷贅言

鄉里親族凡有鬪毆爭訟之事只宜勸解和息切莫唆哄結怨曾見世上有此等人多不善終蓋暗箭射人天道必誅

空溪戒之。愚得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疏戚。友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强也。西疇長言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故曰好生者祥。好殺者殃　炘爻集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驅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覇。施展經畧。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

義山河入手。富貴勳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談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哀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凌逵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顙。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體我。罪業隨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淸。入靜室而勤脩。向蒲

園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昨非菴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脩廣庭避瓜李。
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己稍妨
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
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己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
性靈者也。

彭雲田嘗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毁譽之間。不妄草草
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
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

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綠雪亭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爲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收盡萬般巧無事不能而究其眞實處顛倒迷惑反見咲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 竹窓合筆

古之立言者理不必宇宙有語不必聖哲道要以攄其所自見文不飾質瑜不掩瑕申韓不諱刑名荀子不道性善太史公是非不必準於聖人三代而下言者不自是非隨前

人之所是是之隨前人之所非非之無敢謬焉故前漢以
前之書多示人以駁駁爲眞駁秦漢以後之書多示人以
醇醇爲僞醇 環碧齋小言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遊也逆水此如大事當前須以身入方
得就理若迴身退避鮮不僨敗洗心退藏此是平日言之
臨事殊不爾爾 諸九鼎言

今人好奇以奇爲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
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得倫常何處用得奇着書曰
彰厥有常吉哉又曰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古之所謂吉

士常人也近世蒿目時艱者咸願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爲吉則奇爲凶矣可不愼歟　孫伯觀

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爲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論天南地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授名贊之餽或蒙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靈具眼人之眼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士可聽其自生自死

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半背。落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矣。不封矣。則漂母之識不傳。郭汾陽何能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沒。故窮士所以顛挫抳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人伸詘之常。或亦具眼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張公亮

或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

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張良從老人於圯上老人曰孺子來爲長者納履良曰諾如是者再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

處然其以指予良曰敬受教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産三年使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大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絶德發貴有常不貴立異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顔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書之禍近在

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
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
謂妙識通神。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
詧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
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
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全
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爲其君策夏
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笑
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

袁公忠臣。袁自廢嫡立庶。亡其國家。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咲。明人而不明於己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草草哉。昨非菴

犍爲李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頎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道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

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惠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内咸信服之

許邵平輿人少立名節嘗客游潁川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弔者畢集而邵獨不往或問故答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弗造也居常好論里中人物故汝南有月旦評云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技惎爲友客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惎絶敏中許之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起呼左右召惎悉以寔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相交共歡飲而寐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尚更取賀技惎

張建封僕辯能文章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裴尚書寬罷政歸途次一人坐樹下衣履極敝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豈長貧賤者耶舉船錢帛奴婢貺客客受而登舟卽戒

飭奴婢公益奇之既乃知建封也官徐州節度使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輙休相出就館舍相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輙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爲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輙嘆曰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内赴弔者三萬餘人

麗綂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綂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張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當洎驗屍太后遣使傳旨欲宥其罪諸吏皆惶懼欲以病死聞

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豈可懼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爾曹弗預。我獨任咎。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程喜曰。君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相迎。神武未及見元忠。下車獨坐。擘脯酌酒。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英傑。今聞士至。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遂折節見之。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

皆名士。獨飯貢於後園。貢自是悔悟。發憤攻書。擢上第。沆
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
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輙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
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彭文憲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七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
賞賚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
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無
愛憎。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胡安定公仕止久速由道據義惟心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公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自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携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襄以金陵一倅嗔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

立已卓然矣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

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沾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胡庸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東坡云。元祐間。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

通何必栽籬插棘。

蘇子瞻泛愛。嘗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宰相自唐以來。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

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塡門狀。先徃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之。察其情。若喜而不寐。

查道以謹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此惜。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恊。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且曰。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鎭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守。守驚曰。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眞所謂狀元矣。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遂呵辱之。是後

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民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輸官囹圄以空

宋呂覺勘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深虐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唐蔡克體貌尊嚴莫敢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劉訏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氊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襄陽土俗。凡隣居必種桑爲界。韓係伯以桑蔭妨他地。遷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還所侵地。

鄒志完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鐫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告訐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律。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

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

過里門而下車厚道可風

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貞

公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犒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歛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賄詔至正已慙

張旻馭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攝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

爲襲已。皆殺之。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絶。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憩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鄰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鬻驢步入

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州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陳邦佐以妻不恊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恊。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侯君集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婦付

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辨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絶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閒雅不喜自耀。溪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其言曰。世道之

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脆滃膏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帶，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從者，禮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絺章繪句，彩雜炫露，爲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其達，文以適意，不求世

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彼恃其華。我以爲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眞。以全吾之天。以返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無一愧怍也乎。方遜志

郭憲曹操時爲郡功。曹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欲取約以徼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曰。我尚不欲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時曹操在武都。逵等送約頭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

疏怪不在其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幷
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

司馬昭旣誅鍾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
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計其
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
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遣
之。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

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遇父舊時。將吏流落者。皆携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戴就爲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誣奏太守贓罪。遣部使薛安按倉庫。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辭不變。安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

冷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又復燒地以大鋮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君何故以骨肉拒扺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啣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掌生全當手刃相裂安奇其狀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守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觀光卒潤之奉歛於家哀経就位士人競爲潤之來弔明年塟顧氏先塋之旁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其爲之乎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産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

不異長君有事輙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
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
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善行狀光武擢日南太守往任
道過李元家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
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

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爲能居貧曷富成名即富士無分於貴賤人惟在於勤勞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爲儒服之觀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輕慢前輩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怠忽師長而放蕩無時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謂膚流之濫得責人者不能於責己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持己之見而過人之能或衒己之長而攻人之短或矜所學而忽畧一世或恃一解而輕視衆

人。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爲能。用心不臧則以機巧變詐爲勝。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面譽背毀。而求苟合於人。口是心非。則絶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中情多狠暴。好潛賊而陰謀。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舍已田芸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預鄉薦者。自爲志得意滿。不復進修。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結援。而毎謗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無同輩。在市道則和合貿易。以覬其所得。遇州縣則

鬬合爭訟。以滿其所求。不忠不孝。甘心冒法。而喜爲。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弗頋。游畋無度。博奕廢時。耽飲而自喪其神。逞威而乃敗於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稍無成直歸之命運。纔有力專務於禱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溪恐人心之愈惑。出處語黙之際。天必察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司者。豈容倖取。不可計求。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通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顔色。每見儒冠之後。自

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至公。每裁於輕薄之流。天道無私
用奬予於淳朴之士。若能自悟。晦迹韜光。望欲有成。勞心
苦志。曲盡陰功之事。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
無流末刧偷薄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矣。天不負
人人宜修行。凡爲士者各宜戒之。